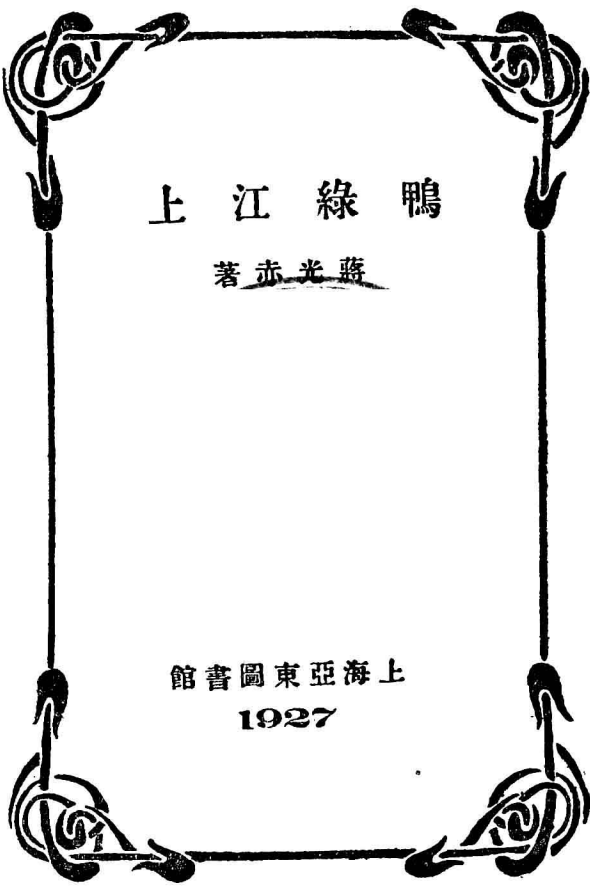


# 鴨綠江上





鴨綠江上

蔣光赤著

上海亞東圖書館

1927

中華民國十六年一月出版  
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四版

鳴綠江上

定價大洋六角五分  
外埠酌加郵費

\*\*\*\*\*  
有 著  
作 權  
翻 印  
必 究  
\*\*\*\*\*

著 者 蔣 光 赤

印 行 者 兼 亞 東 圖 書 館

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

發 行 所 亞 東 圖 書 館

分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店

## 本書紀念亡妻若瑜

與若瑜決定正式關係不過一年，而這一年中她也就完全在病的狀態中。本書是在這一年中寫成功的。現在本書出版的時候，她却久已離開人世，而無一讀的機會。人世間真有許多難以逆料者！嗚呼！

## 鴨綠江上的自序詩

我曾憶起幼時愛讀游俠的事跡，

那時我的小心靈中早種下不平的種子；

到如今，到如今呵，我依然如昔，

我還是生活在不平的空氣裏！

我也曾愛幻游於美的國度裏，

我也曾做過那溫柔的溫柔的蜜夢；

我也曾願終身無慮地依傍着花魂，

撫摩着那仙女的玉膩的酥胸。……

但是到如今呵，消散了一切的幻影，  
留下的只有這現存的真實的悲景！  
我願閉着眼睛追尋那仙女的歌聲，  
但是我的耳鼓總爲着魔鬼震動得不寧。

是的，我明白了我是爲着什麼而生存，  
我的心靈已經被刺印了無數的傷痕，  
我不過是一個粗暴的抱不平的歌者，

而不是在象牙塔中漫吟低唱的詩人。

從今後這美妙的音樂讓別人去細聽，

這美妙的詩章讓別人去寫，我可不問；

我只是一個粗暴的抱不平的歌者，

我但願立在十字街頭呼號以終生！

朋友們，請別再稱呼我為詩人，

我是助你們為光明而奮鬥的鼓號，

當你們得意凱旋的時候，

我的責任也就算盡了！……

一九二六、十、二八  
蔣光赤。



# 鳴綠江上目次

## 目 次

鳴綠江上	一
碎了的心	四一
弟兄夜話	八一
一封未寄的信	一一七
徐州旅館之一夜	一三一
橄欖	一五五
逃兵	一八三
尋愛	二〇七

## 鴨綠江上

那一年下學期，我們的宿舍被學校派到一個尼姑庵裏。莫斯科的教堂很多，其數目我雖然沒有調查過，但我聽人家說，有一千餘個。革命前，這些上帝的住所——教堂——是神聖不可侵犯的，也就同中國共和未成立以前的廟宇一樣，可是到了革命後，因為無神論者當權，這些教堂也就大減其尊嚴了。本來異教徒是禁止進教堂的，而我們現在這些無神論者把尼姑庵一部分的房子佔住了做寄宿舍，並且時常見着了庵內的尼姑或聖像時，還要你我說笑幾句，一點兒也不表示恭敬的態度，這真教所謂「上帝」者難以忍受了。

I

我們的尼姑庵臨着特威爾斯加牙大街，房屋很多，院內也很寬綽，並有許多樹木，簡直可以當作一個小花園。每天清早起來，或無事的時候，我總要在

院內來回繞幾個圈子，散散步。尼姑約有四十餘人，一律穿一身黑的衣服，頭上圍披着黑巾，只露一個臉出來，其中大半都是面孔黃瘦，形容憔悴的；見着她們時，我常起一種悲哀的感覺。可是也有幾個年紀輕些，好看一點的，因之我們同學中欲弔她們膀子的，大約也不乏其人。有一次晚上，我從外邊走進院內，恰遇一個同學與一個二十幾歲的尼姑，立在一株大樹底下，對立着說笑着，他們一見着我，即時就避開了。我當時很懊悔自己不應擾亂他人的興趣，又想到，『你們也太小氣了，這又何必……』從此我格外謹慎，縱不能成全他人的好事，但也不應妨害他人的好事！況且尼姑她們是何等的不自由，枯寂，悲哀……

恰好這一天晚上八句鐘的時候，下了大雪；天氣非常之冷。與我同寢室的，是三個人——一個波斯人，一個高麗人，還有一位中國人C君。我們寢室

內沒有當差的，如掃地和燒爐子等等的事情，都是我們自己做，真是實行勞動主義呢。這一天晚上既然很冷，我們就大家一齊動手，把爐子燒起；燃料是俄國特有的一種白楊樹，白楊樹塊非常容易燃燒，火力也非常之大。爐子燒着了之後，我們大家就圍坐起來，閒談起來。我們也就如其他少年人一樣，只要幾個人坐在一塊，沒有不談起女人的：『比得，你看安娜好不好？』『我今天在街上遇着了一位姑娘真是美貌！呵！她那一雙明珠似的眼睛。』『你娶過親沒有？』『我知道你愛上那一位了。』『唉！娶老婆也好也不好！』『……………』我們東一句，西一句，大半談的都是關於女人的事情。那一位波斯同學說得最起勁，口裏說着，手脚動着，就同得着了什麼寶物似的。可是這一位高麗同學總是默默地不肯多說話，並且他每逢聽到人家談到戀愛的事情，臉上常現出一種悲戚的表情，有時眼睛珠竟會濕了起來。我常常問

他：『你有什麼傷心的事麼？』他或強笑着不答，或說一句『沒有什麼傷心的事情。』他雖然不願意真確地對我說，但我總感覺他有傷心的事情，他的心靈有很大的傷痕。

這位高麗同學名字叫李孟漢，是一個將過二十歲的美少年。他實在帶有幾分女性，同人說話時，臉是常常要紅起來的；我時常同他說笑，在同學面前，我時常說他是我的老婆。當我說他是我的老婆時，他總是笑一笑，臉發一發紅，但不生氣，也不咒罵。我或者有點侮慢他，但我總喜歡他，愛與他親近——就彷彿他的幾分女性能給我一些愉快似的。同時，我又十分地敬重他，因為他很用功，很大量，很沈默，有許多為我所不及的地方。他不討厭我，有時他對我的態度，竟能使我隱隱發生安慰的感覺。

我們圍爐談話，波斯同學——他的名字叫蘇丹撒得——首先提議，以為我們

大家今晚應將自己的戀愛史叙述出來，每人都應當赤裸裸地，不應有絲毫的瞞藏。這時C君出去找朋友去了。大家要求我先說，這實在把我爲難住了。我說我沒有戀愛過，無從說起。可是蘇丹撒得說：『不行！不行！維嘉，你莫要撒謊！你這樣漂亮的少年，難道說你在中國沒有愛過女人，或被女人愛過？況且你又是詩人，詩人最愛的是女人，而女人也好愛詩人。李孟漢，你說不是呢？』他向着李孟漢說，李孟漢但笑而不答，於是又轉臉向着我說，『你說！你說！撒謊是不行的！』我弄得沒有辦法，不說罷，他們是不依我的說罷，我本沒有有趣味的戀愛史，又怎麼說起呢？不得已，我只得撒謊了，只得隨嘴亂謔了。我說，我當做學生會長的時候，有許多女學生寫信給我，說我如何如何地有作爲，文章做的是如何如何地好；其中有一個女學生長得非常之美麗，會屢次要求我愛她，但我當時是一個白痴，竟辜負了她對於我的愛情。我說，我

有一次在輪船上遇着一個安琪兒一般的姑娘，她的美貌簡直是難以用言語形容出來；我想盡方法，結果與她親近了，談話了；她是一個極美麗而有知識的姑娘；在談話中，我感覺得她對我表示很溫柔的同情。我說至此，蘇丹撒得興奮起來了，便笑着說：

「這位美麗的姑娘是愛上你的了。你真是幸福的人啊！但是後來呢？」

「後來？後來，唉！結果不……不大好……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蘇丹撒得很驚異地說，「難道她不愛你……」

「不，不是！我是一個蠢人。」

「維嘉！你說你是一個蠢人，這使我不能相信。」

「蘇丹撒得！你聽我說了之後，你就曉得我蠢不蠢了。我倆在輪船上

倚着欄杆，談得真是合意。我敢說一句，她對於我實在發生了愛苗，而我呢，自不待言。誰知後來船到岸的時候，她被她的哥哥匆匆忙忙地催着上岸，我竟忘記了問她的住址和通信處，——我倆就這樣地分別了。你們看，我到底蠢不蠢呢？我害了一些時相思病，但是，沒有辦法……」

「呵！可惜！可惜！真正地可惜！」蘇丹撒得說着，同時也唏噓着，似覺向我表示很沉痛的同情的樣子。但李孟漢這時似覺別有所思，沉默着，不注意我倆的談話。

「你現在一言不發的，又想到什麼事情了？」我面對着李孟漢說，「我現在將我的戀愛史已經說完了，該臨到你頭上了罷。我總感覺你的心靈深處有什麼大悲哀的樣子，但你從未說出過，現在請你說給我們聽聽罷。我的愛，我的李孟漢（我時常這樣地稱呼他）。否則，我不饒恕你。」他兩眼只



是望着我，一聲也不響，我又重複一遍說：「我已經說完了，現在該你說了，我的愛，你曉得麼？」

李孟漢嘆了一口氣，把頭低了，發出很低的，而且令人覺得是一種極悲哀的聲音：

「你們真要我說，我就說。我想，我在戀愛的國度裏，算是一個最悲哀的人了！」

「那末，就請你今晚將自己的悲哀說與我們聽聽。」蘇丹撒得插着說。

「今年三月間，我得着確信，是一個自漢城逃跑來俄的高麗人告訴我的：我的愛，我的可憐的她，在悲哀的高麗的都城中，被日本人囚死在監獄裏了。」李孟漢說着，幾幾乎要哭出來的樣子。

「哎喲！這是何等的悲哀啊！」蘇丹撒得很驚嘆地說。但我這時一